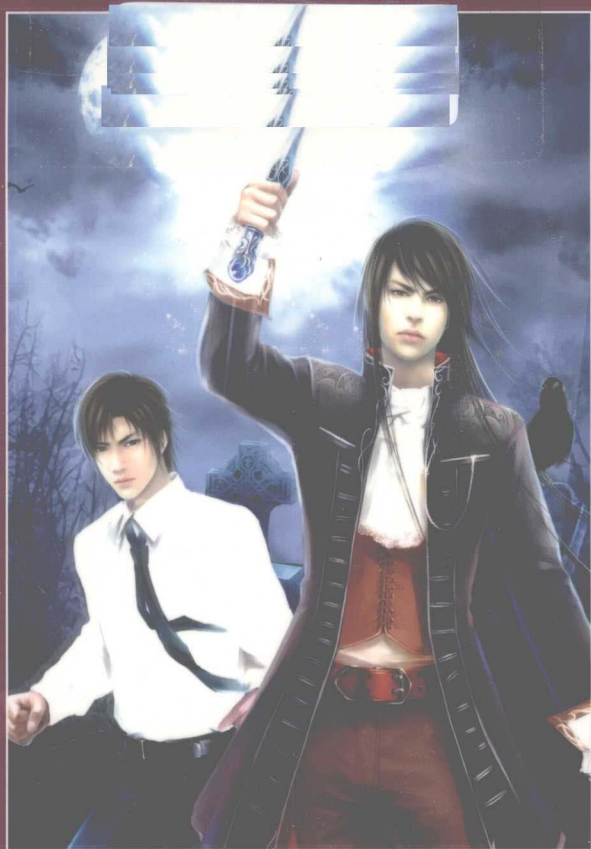


丧鸟

最后阵地◎著



世界上竟然有会哭丧的鸟？
那些黑鸟此起彼伏的叫声，
听起来像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让人汗毛直竖……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丧鸟

最后阵地◎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丧鸟 / 最后阵地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0
ISBN 978-7-219-06946-2

I. ①丧… II. ①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0872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马妮璐
责任编辑 马妮璐 林晓明
责任校对 周娜娜

印前制作  读家文化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12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7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946-2/I·1291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星座同盟·相关简介

独角兽大学：亚洲两大财团联合投资的大型综合性大学，通过联合国教育部的审批，位于G市郊区森林，整个校园的建筑完美融合了欧洲建筑的雅致和罗马建筑的大气风格。校内学生大多为贵族、富商、高干子弟和资优生。

星座同盟：独角兽大学众多社团中最有名、最耀眼的社团，由教授王剑组织和领导，吸收具有过人才能和发展潜力的社员。为了避免出现拉帮结派的现象，整个社团包括社长在内仅十二名社员，代表十二星座。

白羊座：欧阳行烈，二十岁，大三体育系，火力篮球队队长，外号“军事狂”。从小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，体能异于常人，脾气火爆、无视常规，是校内有名的S级危险人物。

金牛座：陆旭，十九岁，大二营养系，热爱文艺和厨艺，外号“特级厨师”。出身于商业世家，在学校附近开了一间中餐厅，经营得非常出色，对金钱精打细算，常被说抠门。

双子座：慕容冠寒，十九岁，大二商务管理系，交际名人，外号“墙头草”。多才多艺，擅长小魔术跟当“和事佬”，很有女人缘跟朋友缘，校内有名的“毒舌三剑客”之一。

巨蟹座：宋凯，十八岁，大一会计系，园艺方面的创新者，外号“家里蹲”。最爱摆弄花花草草，不常出门，喜欢写诗、看书、上网、听音乐、烹饪等，走在路上常被熟女搭讪。

狮子座：王剑，三十三岁，经济学教授，星座同盟三代社长，外号“老大”。一手将星座同盟经营成

校内第一社团，一心想成为大学校长，常为该
怎么回女学生的情书而烦恼。

处女座：白伊洁，二十一岁，大二外语系，精通十门外语，外号“欧巴桑”。注重细节，追求完美，对自己跟对别人的要求一样高，热爱辩论，校内有名的“毒舌三剑客”之一。

天秤座：慕容飘零，二十岁，大三音乐艺术系，第一爱美，外号“美人鱼”。慕容冠寒的哥哥。很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外表俊美加上气质出众，受到众多女性社团成员的追捧。

天蝎座：艾霖，二十岁，大二考古系，西班牙公爵之子，外号“吸血伯爵”。个性极其孤僻，行事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经常在夜间出没，通常只有王剑跟凌寂才有办法与之联系。

射手座：云箭，二十岁，大二体育系，田径项目十项全能，外号“动漫迷”。喜好冒险、重视友情、洒脱乐观、追求自由，校内名人，只是跟社友们在一起时经常被吃得死死的。

摩羯座：凌寂，二十一岁，大三人力资源管理系，学生会副会长，星座同盟副社长，外号“包公”。出身于风水世家，懂得一些少见的风水古术，办事大公无私，深受师生敬畏。

水瓶座：陶逸，十四岁，大一生物系，在学校里年纪最小，外号“小魔怪”。从小智商过人，涉猎多种不同类型的知识，喜好高科技跟美女，校内有名的“毒舌三剑客”之一。

双鱼座：叶吟，十九岁，大一中文研究系，知名畅销书作家，外号“有病”。分神时容易进入梦乡，情绪波动大，喜好收集小说题材。

丧 鸟

CONTENTS

目 录

1 楔子 火柴

5 第一章 黑色请帖

35 第二章 来自棺材的敲击声

61 第三章 异常动物尸体

79 第四章 幽幽谷

104 第五章 死神又来了

丧 鸟

159 第六章 沙穴：赤龙噬心

196 第七章 笼子里的猎杀

223 尾声 或许……

227 星座话题之三 买电脑



楔子 火柴

“喔喔喔——喔——”

听到公鸡打鸣的声音，老张张开嘴巴打了个哈欠，然后掀开身上的毛毯，翻身从床上坐起来。

早睡早起的习惯已经保持好多年了，每天早晨他都是在公鸡打鸣的时候起床，但他很快就发现，今天跟往常很不一样。

周围黑黝黝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这应该是半夜而不是早晨吧——难道是公鸡提前叫了？

根据老张的经验，通常被关在暗处的公鸡因为看不见日出日落，它们的生活节奏和自然规律不同步了，所以才会在深更半夜乱叫。可是自己家的公鸡在山上放养，傍晚飞上院子里的木架栖息，三年多了，除了阴天雨天外，从

来没出过错。

再说，即使现在是半夜，可是这天也黑得太可怕了，屋里竟然没透进半点光亮。

老张越想越觉得怪异，把脚放到地上，连鞋子都没穿，然后摸黑走到屋子中间的桌子旁。

油灯和火柴都放在桌子上，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桌子上摸索，以免把油灯打翻。

找到了火柴盒后，他从里边抽出一根火柴棍，摸到火柴头，然后朝火柴盒侧边的磷面纸擦去。

刷的一声，淡淡的火柴燃烧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

瞬时，老张心头一震，他的手用力一甩，把火柴棍给扔掉，又取出另一根火柴棍，再擦……还是跟刚才一样！

明明听到火柴燃烧时发出的声音，可是他眼前依然是漆黑一片，完全看不到火柴发出的亮光。

老张强压着心底涌现的慌乱感，他让火柴棍保持倾斜，直到感觉火焰烫到手指才丢掉。

这说明火柴确实有燃烧，可是他的眼睛也确实看不见任何东西！

这么说，问题不是火柴，而是眼睛。

老张用力地摇了摇头，好让脑子更清醒一点，接着他用手去揉眼睛，在触摸到眼皮后，手指意外地插了下去……眼眶里头竟然是空的！

“啊、啊、啊——怎么回事啊？我的眼睛？我的眼睛呢……”老张惶恐地乱喊乱叫起来，同时横冲直撞，把身边的东西撞翻在地，发出一阵阵稀里哗啦的声响。

仓皇间，他忽然想起来，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，忽然感觉眼睛有点痒，好像有东西在压着胸口。他迷迷糊糊地用手去揉了揉眼，却一阵昏眩，然后沉睡不醒，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。

难道，他就是在那之后失去了眼睛吗？

这时，他摸到了门板，门没闩，他一拉开门就往外冲。

尽管看不见，但是他还是顺利地冲出了在院子另一头的大门——那毕竟是他住了多年的地方，对每个角落都熟悉无比。

大门外边，老张一边缓缓地朝前走，一边对着山下慌乱地大喊大叫：“来人啊！来人啊……”

脚前方有一块滚圆的小石头。

“啊！”

忽然脚下一滑，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，失足的老张就掉下了山崖。

.....

天大亮后，三个上山砍柴的小孩发现了倒在树下、背朝天的老张。

“那个好像是住在山上的张大叔。”

“是他！他经常在山打猎，我认得他。”

“呀，他好像是从山上摔下来了！”

“还说那么多干什么，我们快过去看看吧！”

三个小孩鼓起勇气，把不知是死是活的老张翻过来后，顿时被老张脸上那两个空洞洞的眼眶给吓坏了……

第一章 黑色请帖

独角兽大学。星座同盟的社团活动室。

光滑的红木会议桌一端，坐着一个穿粉红色衬衫的年轻人，长发披肩，眉头轻轻蹙起，阴郁的神色显示在线条立体的脸部，似乎有什么事情让他感觉困扰。

他是星座同盟社员，双子座的慕容冠寒，十九岁，大二商务管理系。

此时，慕容冠寒注视着手上那张刚刚寄来的黑色请帖，目光忽明忽暗。

他旁边站着一个刺猬头男生，面容俊朗，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，身材壮实，穿着浅蓝色的夏季运动服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也在盯着那张黑色请帖。

他是星座同盟社员，射手座的云箭，二十岁，大二体

育系。

“冠寒，这张请帖上的邀请人写的不是你和飘零的名字啊。慕容天涯和展嫣然……那不是你父母的名字吗？”云箭纳闷地问。

慕容冠寒将请帖夹在两根手指间摇了摇，苦笑道：“没错，这张请帖是发给我父母的，他们收到后又转发到这里，收件人是我跟飘零两个人的名字，言下之意就是，他们没空去参加葬礼，想让我跟飘零代劳。”

云箭听人说过，慕容冠寒的父母都是名人，父亲是G市和T市最有财力的房地产开发商，母亲则是知名的民族舞蹈艺术家，平时很忙倒是毋庸置疑，只是就这样把参加葬礼的义务推给儿子，多少有些过分吧。

“怎么这样？那为什么只有请帖没有其他的附言，他们也不事先打个电话跟你们说一声？”

慕容冠寒长长地吐了口气，深感悲哀地说：“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看到请帖我们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不打电话呢，是怕我们找借口拒绝。现在请帖都寄到这里了，而且举办葬礼的日期就是后天，不去不行。”

“那个去世的……展中堂是你什么人啊？”

慕容冠寒用一种“很久很久以前”的语气说道：“是

个远亲，我妈的堂弟，我叫他堂舅父，已经几年没见过面了。我记得九岁那年，我爸生意失败，为了逃避债主，他带着我们一家四口偷偷回到我妈的家乡。那是个很漂亮的小山村，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，我们在那里住了半年多。

“当时我的外公外婆已经去世，我们住在外公外婆家里。我们属于无产出一族，有田也不会种，好心的亲戚们每天都会接济我们些柴米油盐，让我们不至于饿死，而堂舅父最大方，每次都给我们很多野味和煤炭……

“堂舅父有一个大茶园和几个果园，他很会跟外边的人做生意，是村里的富翁。后来我爸好像找堂舅父谈了几次，堂舅父被他说动，借了一大笔钱给他。

“我爸就拿这笔钱回家还了债务，剩下的拿去投资。几年后我爸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后来把借堂舅父的钱连本带利还了回去。再后来，跟堂舅父的联系就更少了，只是四年前因为要变卖家乡的房产跟田地，又刚好放暑假，所以我们一家又去了一趟天籁村，当时有去他家做客。

“现在他去世了，他家人发请帖给我父母，我父母不想跟那些亲戚扯上关系又不想背上不良名声，就把这种‘好事’留给了我和飘零。反正那些亲戚要是有什么事要帮忙或者想借钱的话，跟我们说是没用的。”

“什么?! 你说天籁村?”像是在沙漠中跋涉千里终于发现绿洲的旅人那样，云箭两眼蓦然放光，禁不住颤声道，“啊，我想起来了!《旅游周报》和《驴友杂谈》这些旅游杂志都介绍过，那里是鸟类的天堂，一年四季鸟鸣不绝，所以叫天籁村。只是他们不对外开放，所有介绍的文章都没配照片——冠寒，你跟飘零两个去，能不能带上我啊?我一直都很想去那里看看!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慕容冠寒眼珠一转，随即笑容满面道，“好吧，既然你有兴趣，那当然没问题，我们是什么关系呀，对不对……不过，到时候你能不能帮我开车和拿一下行李啊?”

“没问题啊!”云箭爽快答应，又急着问，“有没有天籁村的照片啊?我现在就想看看!”

慕容冠寒打了个响指，道：“哦——有!我储物柜里刚好放着上次去时拍的照片呢，我去找找看。”

“有吗，太好了!”云箭迫不及待地说。

顷刻，慕容冠寒从储物柜里翻出一个大铁盒，从中找出一个发黄的信封，取出十来张照片，然后将那些照片一张张摊开来放到会议桌上。

云箭顿时感到目不暇接。